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魏紀十

起玄默敦牂盡開達  
君離凡三年君音暇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

也戊子立子寶爲太子

寶烏闕翻據吳志吳主休爲四  
子作名字寶音湖水灣澳之灣

非先有此音也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

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左傳魯襄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姜維字伯約

廖力教翻今力弔翻

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

謂較智則不出于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

冬十月維入寇洮陽

洮陽

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崋城東北三百里有曹城臨洮水曰洮陽城

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

鄧艾與戰於戾和破之維退住

沓中

水經注洮水逕洮陽城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戾和即此地也沓中在

諸羌中即沙漲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戾和漲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漲川師次沓中則初維以蜀戾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

旅依漢

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

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

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閼宇親善陰欲廢維樹

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

敗補遺翻

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

事見七十四卷邵陵

厲公正始六年

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

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

此維

未出洮陽以前事也

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司馬昭因

是決計絳維於沓中而伐蜀

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

祿勲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

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世祖中興

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初興爲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

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

將即亮翻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以佞巧更相表裏更工衡翻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喜許記翻

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前漢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

爲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爲示有先

沈約志曰吳王漢爲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爲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爲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爲祭酒公府祭酒漢未有之張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言已陰過固

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持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

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

不相妨也

王務猶言王事也

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

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

取布拜表叩頭

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

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

吳主曰聊相

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

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大雅蕩之辭鮮音

息淺翻

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

卒音子恤翻

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復扶又翻

譙郡嵇康

晉書

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郡銍縣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

文辭壯麗好



言老莊而尚奇任俠

俠戶類翻

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

姓譜殷有

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伐阮徂共之辭子孫以國爲姓後漢有已吾令阮敦

河內山濤河南

向秀

向式亮翻

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步

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

與決勝負也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唯骨立也號戶刀翻吐土故翻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

隸校尉何曾惡之

惡烏路翻

面質籍於司馬昭座

質正也面以正義責

也之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

卿之曹不可長也

背蒲妹翻敗補邁翻長知兩翻

因謂昭曰公方以孝

治天下

治直之翻

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

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

汚烏故翻

昭愛籍才常擁

護之

昭之讓九錫也籍代公卿爲勸進踐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

曾夔之子也

何夔見六

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

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

客馬追之累騎而還

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還音旋又如字

劉伶嗜酒

常乘鹿車

賢曰鹿車言其小僅可容鹿也

攜一壺酒使人荷鉤隨之

荷下

可翻鍾側  
洽翻登也

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

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

造七  
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  
都玩翻小治也

不爲之禮會將去

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

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

魏尚書郎有二十  
三員吏部其一也舉

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

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  
薄之故昭聞而怒

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

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

爲于  
偽翻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

言母丘儉反而康  
欲助之母音無

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

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

孫登

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爲汲郡史追書也

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

今之世矣 司馬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

客入蜀

官騎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

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爲天

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

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

而以刺客除

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

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

昭善之勗爽之

曾孫也

荀爽淑之子也漢末爲公

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

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

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治直之翻

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

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

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

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

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

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

絆博漫翻繫足曰絆

使不得東

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

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

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

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

姓譚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爲氏艾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

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爲左車騎將

軍廖化爲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意即陽平關也及陰

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

終不自致致至也又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正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又

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誦貪暴

誦私呂翻

爲百姓所患會

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

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荀擅調

孔爵三十頭送建業

調徒弔翻

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

郡吏呂興等殺誦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真日南

皆應之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

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

甘松本生羌之地張駿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置甘松郡

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爲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爲名且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

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  
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

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

賢曰下辨

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注濁水  
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

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

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

午谷趣漢中

斜余遮翻谷音浴趣七喻翻

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

軍事行鎮西軍司

鍾會時爲鎮西將軍瓘既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街翻

瓘

之子也

衛觀雁事武帝文帝明帝觀音集

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

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軻比能

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



恃

老子道經之言

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

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

問其故寔笑而不荅

鍾鄧之禍識者固知之矣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

賚將士

賚來代翻賜也

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

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

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

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

用姜維之言也

城

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

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

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

於漢城

斌音彬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

會徑過西趣陽安口

遣人祭諸葛亮墓

諸葛亮墓沔陽

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

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也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即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

其庸庸無可稱者

漢朝令人代之

朝直遙翻

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

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

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

喪息浪翻

死無益矣舒

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

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

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

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

降戶江翻

烈乘虛襲

城僉格鬪而死僉彤之子也

傳彤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彤余中翻

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

藏音徂浪翻

鄧

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

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

水頌渠希翻

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

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

大戰

彊川口在嶺臺山南嶺臺山即臨洮之西傾山關驕曰彊水出陰平西北彊山一曰彊川姜維之還

也鄧艾遣王頡追敗之於彊口即是地也

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

塞悉則翻

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

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

截維較一日不及

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

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

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

合兵守劔閣以拒會

水經注小劔戍西去大劔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劔

閩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劔閣道三十里至險  
祝穆曰劔門漢屬廣漢郡爲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  
爲梓潼太守有劔閣縣持秦使徐成  
寇蜀攻二劔克之始有二劔之號

安國元侯高柔

卒 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

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

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

沔中時爲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巫

秭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此行兵亦可以達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

如前詔

復扶又翻

昭乃受命

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

昭辟任城魏舒爲

相國參軍

任音壬

初舒少時遲鈍不爲鄉親所重

鄉里親戚也少

詩沽翻

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

從才用翻

亦不知之使守

水碓

爲碓水側實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

輪轉則交午木曼擊碓尾木而自春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內翻每歎曰舒堪數百戶

長

謂小邑長也長知兩翻

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爲皎厲之

事

皎者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

唯太原王父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

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

上時掌翻

掾于絹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

曰若試而不中

中竹仲翻

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

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

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

參佐參軍及諸佐吏毓余六翻

舒常

爲畫籌而已

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算也爲于偶翻下徐爲同

後遇朋人不足

以舒滿數

射以兩人爲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

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射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注云

二人爲耦

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

中竹仲翻

舉坐愕然莫有敵者

坐祖卧翻

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

一事哉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

府朝猶言府庭

也朝直遙翻見賢通翻

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

斷丁亂翻

舒徐

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

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

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

水經注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微外東南流逕縣竹縣

北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東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

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即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

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



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

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

百八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

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

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

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

按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

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爲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

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爲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

處也此道即所謂陰平景谷道

趣涪

趣七喻翻涪音浮

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

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赴

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七趣

喻翻涪音浮

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

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峻嶒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

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

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

山谷高

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輿自裹推轉

而下

推吐雷翻

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山崖險隘單行相繼而進如貫

然魚先登至江油

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

蜀守將

馬邈降

降戶江翻下同

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

陳壽

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

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

在江北遂降魏

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

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

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

緜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

艾

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

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誘音

酉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

使疏吏翻陳請曰陣下同

艾遣子惠唐

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

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

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

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可翻不早斬黃皓使敗國

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爲

京觀敗補遺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調徒弔翻

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迸北漢

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或

以爲南中七郡

南中七郡越嶲朱提牂柯雲南興古建寧永昌也

阻險斗絕易

以自守

易以敗翻

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

無寄它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

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

治直吏翻

由此言之則魏能并

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

爲于偽翻

再

辱之恥何與一辱

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

爲再辱

且若欲奔南則當蚤爲之計然後可果

果決也

令

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

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

謂衆心已離既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

或

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

降戶江翻下同

周曰方今東

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

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

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

避之率謂京師爲京都蜀方議降熱周已爲晉人諱矣吁

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

議漢王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

平常無所供爲

言其民既不出稅租以供上有所施爲

猶數反叛

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

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

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

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

於艾

璽斯氏翻綬音受

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

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

譙時

壬翻背蒲妹翻

奈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

殺妻子而後自殺

曾謂庸禪有子如此乎

張紹等見鄧艾於雒

雒縣

屬廣漢郡西南至成都八十餘里

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

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

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

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

輿櫬詣軍門

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棺也示將受死櫬初覲翻後主時年四十八

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

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

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

王官或領艾官屬

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後艾由此得罪驃匹妙翻

以師纂

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



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

卒子恒翻

姜維等

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

巴即巴中也

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郫

郫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

鳥縣漢郫縣地隋取飛鳥山以名縣師古曰郫音妻又音干私翻

得漢主敕命乃令兵

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

傳林德翻

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

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人哉其主

不能用之耳

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

圍守即魏延所

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

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漢先

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即帝位傳二世四十三年而亡

吳人聞蜀已

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

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

蓋吳置也華戶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守臣主播

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

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

忡悵之情

卒讀曰猝勝音升忡丑中翻憂也

謹拜表以聞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

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爲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

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

難乃旦翻謂王凌母丘儉諸葛誕舉兵也

百姓未服

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

功蓋中夏

夏戶雅翻

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敵承之刑

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

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

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

郤陵厲公嘉平元年王凌叛高貴鄉

公正元元年母丘儉叛  
甘露二年諸葛誕叛

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

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

朝直達翻

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  
彼彊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  
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

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

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

涪陵民入遷陵界

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

國都尉後爲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

酉陽

赤沙蓋在遷陵酉陽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酉溪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

西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爲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西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

川縣亦漢西陽地

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

朝郡朝也朝直遙翻

西蜀傾覆

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

宣教慰勞

勞力到翻

牧曰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誑居況翻

當及其

根柢未深而撲取之

柢典禮翻又下計翻撲善卜翻

此救火貴速之執

也敕外趣嚴

趣讀曰促展裝也

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

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

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

是時劉氏

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

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夜進道

帥請曰率

緣山險行垂二千

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

帥所類翻

及其支黨凡千

餘級純等散走五溪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

爲太保 壬子分益州爲梁州

益州統蜀捷爲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嵩牂柯

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

癸丑特

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

復方目翻

乙卯以鄧艾

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萬戶

賞平蜀之功也

皇太后郭氏殂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

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

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

先聲而後實者

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既受封錫遂書其爵

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

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

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

蜀有鹽井未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

武陽南安臨印沔陽皆出鐵  
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復其利

並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

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使疏

今

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

右郡有董卓塢

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

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

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

開廣陵城

陽爲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

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

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

重直用翻

衛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



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

歸命地盡南海

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趾

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

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春秋公羊傳之言

今吳未賓執與

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子孫

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實也

艾雖無古人之

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

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策無遺策

謂平

諸葛誕也  
說輸芮翻

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

又復扶翻

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

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

越大夫范蠡既與越王句踐滅  
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

汎海而止於陶欲絕  
其跡乃號曰陶朱公

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爲今

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

於老夫矣

言爲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  
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奈之何哉

由是

情好歡甚

好呼到翻

出則同輦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

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劔閣要艾

章表白事

要一遙翻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晉公

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

多自矜伐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以既

怒昭又以疑艾

咸熙元年

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

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

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

充將兵入斜谷

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

安

將即亮翻

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爲行軍司馬鎮鄴

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行軍司馬之號始此初鍾會以

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

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

後謚文

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

好呼到翻

寵過必亂不可大

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

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

據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

魏制凡遣

將帥皆留其家以爲質任會

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

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

指掌耳

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

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

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

彊其兩翻

適所以爲敵禽耳

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

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

言會若爲亂自能辦之也

夫蜀已破亡遺

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

也會若作惡

作爲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爲不善也

祇自滅族耳卿不

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

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

曰卿忘前言邪

忘正放翻

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

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

人生心哉

先悉  
荐翻

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

賈護軍  
賈充也

時爲中護軍  
不讀曰否

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

復扶  
又翻

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

了辦也  
決也

鍾會

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

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拒

瓘監艾會軍遣之收  
艾是以職分使之故

不可得  
而拒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

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

謂復加爵賞如  
先平蜀時也

敢有

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

比必  
寐翻

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

焉平旦開門瑾乘使者車

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

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環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駢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勅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亦衡輓徑入至艾所艾尚卧未

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瑾

營

趣七喻翻

瑾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

詭言將申明艾無反

心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

惟艾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

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談何容易

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

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諸葛亮所築城固之樂城也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

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

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語牛倨翻今

來大重

大讀曰太

必覺我異矣

異變也

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



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

蜀漢謂漢蜀郡漢中郡之地

丁丑

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

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

及蜀之

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

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朝直追翻

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

坐祖卧翻

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

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

著直略翻

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

衛瑾詐稱疾篤出就外廨

廨古隘翻舍也

會信之無所復憚姜

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

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

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姜維之心始終爲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子寶之譏

貶皆非也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

風俗

通丘魯左丘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爲氏

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

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

各內一人烈結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

會已作大坑白梣數千

紿徒亥翻語牛倨翻梣步項翻

欲悉呼外兵入

人賜白帟

帟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帟苦洽翻

拜散將

將即亮翻

以次梣殺

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

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

雷虛對翻

諸軍不期皆鼓

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

杖

杖與仗同直亮翻

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

匈許容翻又許勇翻毛見曰匈

匈喧擾之聲

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

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

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

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舉綺翻机案也

兵斫門

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

斯此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

或

燒城屋蟻附亂進矢天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

前殺會

考異曰衛瑾傳曰會留瑾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瑾不許因相疑貳瑾如廁見

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瑾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瑾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瑾慰勞諸軍瑾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瑾瑾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瑾至外解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瑾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繫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

會將士死者

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

璿從宣翻鈔楚交翻

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

分扶問翻

鄧艾本營將

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

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過於緜竹西斬艾父子

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瓘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

伯玉其不免乎

衛瓘行鎮西軍司而杜預爲鎮西長史則爲同僚而軍事則瓘任之也瓘字伯

玉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謂激田續

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

將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不候駕而謝預

預恕之子也

杜恕見七十三卷明帝景初元年

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

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

西城縣屬魏興郡爲晉武帝叔艾孫灼張本

鍾會

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

毓已卒

卒子恤翻

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

鍾繇有定關中之功

特

原毓子峻迺官爵如故

裴松之曰迺勅連翻

會功曹向雄收葬會

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

不問

事見上卷景元元年

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

如王法何

又復扶翻

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

記月令孟

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注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骼江百翻胔才賜翻周文王

澤及朽骨

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

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關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

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世

背蒲妹翻

明公讐對枯骨

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爲讐對不令收葬

捐之中野豈仁

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

洛陽 庚申葬明元皇后 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

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

姓譜羅本顯項末胤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爲楚所滅子

孫以爲氏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

璋改永寧爲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

聞成都敗吏民驚擾

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

統臨于都亭三日

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都亭也臨力鳩翻

吳聞蜀敗起兵

西上

上時掌翻

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

朝直

吳

爲脣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

難乃旦翻徼一遙翻

不義甚矣且

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爲吳降虜乎

降戶

保城繕甲



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

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

率衆而西

協步騭子吳以爲撫軍將軍

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

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

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

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

時吳以陸抗爲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司徒

左僕射荀顗爲司空

顗魚豈翻

己卯進晉公爵爲王增封

十郡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

封十郡凡

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

顗魚豈翻顗謂祥曰相

二十郡

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

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

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

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

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

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

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

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

姜維既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

死於亂兵矣

惟秘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

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

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

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

哉願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

南中

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

聞魏兵至欲赴成都

劉禪以備敵既定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

臨力

鳩諸將咸勸弋宜速降

降戶江

弋曰今道路隔塞

塞志則翻

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

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

遲速邪得禪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

南中七郡而此

言六郡者蓋越舊已降魏也將即亮翻守式又翻

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

難所在則致其命

無父母鳥生無君鳥以爲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

今臣國

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

質如字

晉王善之

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

晉志安樂屬燕

國樂音洛下閭樂同

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

爲之作故蜀技

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爲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

旁人

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

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

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聞之

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

心西悲無日不思

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

因閉其目會王

復問

又復扶細

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

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

句章

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爲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鄞縣西

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

長知兩翻

五月庚申晉

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

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

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爲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

甲戌改元

始改元咸熙

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

被皮義翻

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

說憲棄城走

說輸芮翻下布說同

憲曰吾爲城主百姓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

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

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

沈約志魏置陵江將

軍爲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

封萬年亭侯晉王奏使司

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

官制太保鄭冲摠而裁焉吳分交州置廣州

漢武帝元鼎六

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

爲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

相濮陽興入令子輦出拜之

輦讀如寧

休把興臂指輦以託

之癸未吳主殂謚曰景帝

年三十

羣臣尊朱皇后爲皇太

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

謂呂興反也

國內恐愆欲得長

君

長知兩翻

左典軍萬彧嘗爲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

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

孫策謚長沙桓王斷丁亂翻

又加

之好學奉遵法度

好呼到翻

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

布說朱太后欲以皓爲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

賴恃也利也

於是遂迎立



皓改元元興大赦

皓字元宗孫和之子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

馬炎副貳相國事

依五官將故事也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

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

道

從才用翻處昌呂翻

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爲參

軍

琇息救翻

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爲于

偽翻難乃旦翻

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

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

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爲功而得封

九

月戊午以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

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衛

伏波等將軍下

辛未詔以呂興爲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

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

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爲交趾太守

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爲者帥至隋唐爲東

爨西爨爨杜佑曰昆明在越嵩西南諸爨所居

率牙門董元毛炅

炅古迴翻孟又古惠翻

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爲其功曹

王統所殺 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

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

母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 冬十月丁

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

曹掾孫或爲給事黃門侍郎

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爲

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爲相國參軍掾于絹翻

以使於吳

使疏史翻

其家人在此

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

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

人之

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初晉王娶王肅之

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

司馬師謚景王

攸性孝友多才藝

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

問音

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

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

髮委地手垂過膝

郭與膝同

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

以異相示之

從干容翻相息亮翻

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爲炎

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

爲子爲翻

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

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

長知兩翻少詩沿翻

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

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

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

相息亮翻

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

爲世子

爲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

吳主封太子璲及其三弟皆

爲王

竇弟名竇寔音如兕觥之觥次名鉅鉅音如州莽之莽次名寇寇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皆吳主休

自作名字

立妃滕氏爲皇后

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

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

科條也

禽獸養於

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

盈多忌諱好酒色

好呼到翻

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

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

朝直遙翻

吳主執之徙於

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牧胄之族人也

滕胄爲孫緄所殺

是歲罷屯田官

置屯田官事見六十

二卷漢獻帝  
建安元年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一

起旃蒙作噩盡亥默執徐凡八年司馬氏河內溫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

王昭始封晉公以溫縣本晉地故以爲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

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泰始元年

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

春三月吳主使光祿

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洪璆

璆渠尤翻

與徐紹孫或偕來報

聘

紹或聘吳見上卷上年

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

音譽

余

吳主怒追還殺之

夏四月吳改元甘露

時因蔣陵言甘露降

改元

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

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如帝者之儀

進王

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癸未大赦

秋七月吳主逼殺

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

吳主敗景后封

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

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晉

王九月乙未大赦

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爲晉丞相



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

票匹妙翻  
騎奇寄翻

乙亥葬

文王于崇陽陵

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  
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

冬吳西陵

督步闡

西陵即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  
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

表請吳主徙都

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

業

親疾  
正翻

闡騭之子也

吳主權時騭爲西  
陵督騭之日翻

十二月壬戌

魏帝禪位于晉

魏元帝時年二十困敎上章魏文帝  
始受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

甲

子出舍于金墉城

金墉城在洛  
陽城西北角

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

手流涕歔歔不自勝

歔音虛歔音希又  
許既翻勝音升

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

至是方改元泰始

丁卯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

即就也

優崇之禮皆倣

魏初故事

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

魏氏諸王皆降爲侯追尊宣

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尊王太后

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王亮

爲扶風王由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彤爲梁王倫爲琅

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機爲燕王又封羣從司

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

望字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

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音曹從才用翻莞音官以石苞爲大司馬鄭冲爲太傅彤余中翻燕於賢翻

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

騎將軍

騎奇寄翻沈持林翻驃匹妙翻

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

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

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

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殊周官官名置太宰以太師之任秩增三師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恒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爲文官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

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爲武  
官公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  
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  
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未幾幾居又以車

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

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

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

長知兩翻

衛將軍齊王

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上時掌翻

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

將及長吏納質任

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

皆留質任於京師今亦罷之將即亮翻質音致

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

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

晉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

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貲

帝將有事於太

廟朝議以奇父受誅

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朝直遙翻

不宜

接近左右

近其新翻

請出爲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

之才擢爲祠部郎

魏尚書曹有祠部郎晉因之

有司言御牛青絲紃

斷

紃直惡翻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紃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挂置其紃注曰紃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

今人謂之雉疏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紃案禮記少儀牛則執紃紃則紃之別名今亦謂之爲紃陸德明曰紃與紃同又以惡翻又

周禮釋音羊晉翻

詔以青麻代之

初置諫官以散騎

常侍傳玄皇甫陶爲之

秦漢以來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爲名者也東漢有諫議

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即諫官職也

玄幹之子也

傳幹漢傳玄

玄

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

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呼好

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

攝整也

放

誕盈朝

謂何晏阮籍輩也朝直遂翻

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

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

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

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

鈞

鈞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元初二年

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

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

序司馬氏之世爲下立廟張本

二年春正月丁亥即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并景帝

凡七室

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

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

尊景帝夫

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 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

后魏通事郎文宗之女也

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今又置通事郎

羣臣

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

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

多從肅議

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爲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

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天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駁之以爲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爲五帝即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



之王于  
况翻

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魏既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

三月

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來弔祭

以文王之喪也臚陵

如翻吳散騎常侍王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

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

散悉直翻騎奇寄翻

丁忠使還

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

沈持林翻下王沈同

吳主疑其詐舉蕃出外

舉羊翻

頃之名還蕃好

治威儀

好呼到翻治直之翻

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

斬之出登來山

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即樊山也吳孫皓登之使親近柳王蕃首而虎爭之

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

跳它弔翻咋側革翻啖也齧魚結翻

噬也首皆碎壞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

襲而取

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說輸芮翻

吳主以問羣臣鎮西

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

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執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

利也

徼工免翻

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

沈持林翻

六月丙午晦

日有食之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

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

食料吏翻

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

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

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

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

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真德秀曰文帝此詔乃短喪之

始也然本文蓋爲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

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

議以衰經從行

衰七回翻

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

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

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

言患哀慕之情不至耳不

在乎衣服也設去智翻舉踵也

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

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以遂其孝思爲三年之服

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

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

已數百年

以日易月漢儒之謬說也注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一旦復古難行

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

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

乃止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

得終苴經之禮

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纍纍苴經帶杜預注云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纍也苴七

余以爲沈痛

沈持林翻深也

况當食稻衣錦乎

衣於既翻

適足激切

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

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

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菴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菴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曰父者子之天省悉景翻

無事紛紜也遂以

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

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壞音怪絕父子

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

羣臣諂諛莫肯釐正釐力之翻理也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

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

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注云將奉也將奉也

吳改元寶鼎

以所在得大鼎改元

吳主以陸凱爲左丞相萬歲

爲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已羣臣侍見莫敢舉目

惡音烏路翻見

音賢  
通翻

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粹有不虞不知所

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它人如故

唯凱得視之它人仍舊不得視也

吳

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汴流供給甚苦之

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

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都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西上汴流以供給

又奢侈

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

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臣竊憂

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爲晉有此目

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爲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

塿

塿秦昔翻土薄也塿音克角翻山多大石也

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

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此苦於汭

流供給而爲是謠也

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

之蓄

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况無一年之蓄乎

民有離散

之怨國有露根之漸

以木爲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撥

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

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



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

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

去羗呂  
翻料音

聊

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

其宿望特優容之

考異曰陳壽曰予連從荆揚來者  
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

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  
恐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  
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  
指撻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不取

九

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

不可隱情

既不可希指迎合又不  
可以遂事而不諫也

戊戌有司奏大晉

受禪於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

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董仲舒策引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歷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無堯舜歷豈堯舜時用顓頊歷邪孔穎達以爲古之真歷至戰國及秦而亡漢初所存六歷後人託而爲之此固無從考正也

冬

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宋書志無此食今從晉書

永安山賊

施但

異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

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鄉

因民勞怨聚衆數千人劫吳主庶

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

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名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

發兵逆戰於牛屯

據吳歷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一里靚疾正翻

但兵皆無甲

胄即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

主吳主并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

氣當破揚州

王于况翻

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爲得

計遣數百人鼓譟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  
來破揚州賊 十一月初并圓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鄭氏注禮記爲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  
爲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  
又在圓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  
爲圓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圓丘夏至祭皇皇后地  
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  
祇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

魏奉漢獻帝爲山陽公國  
於河內山陽縣之濁鹿城

置督軍以防衛之至晉時帝孫康嗣立  
人心去漢久矣故罷其衛兵除其禁制

十二月吳主

還都建業

考異曰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  
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結謁廟欲廢皓立孫

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  
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爲此事況皓  
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耳今不取使后父衛將軍錄尚書

事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爭讀滕

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

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

可易吳主信巫覡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刑狄翻故得不廢常供養升

平宮皓尊其母何太后宮曰升平宮供居用翻養羊尚翻不復進見見賢諸姬佩

皇后璽紱者甚衆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璽斯氏翻紱音弗朝直達

翻

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

行戶孟翻料音聊

其

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

中乃得出嫁

仲竹翻

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爲皇太子

爲惠帝亡晉張本

詔以近

世每立太子必有赦

漢高帝爲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帝立太子

始大赦天下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光武立太子彊赦天下其後立太子陽及明章立太子皆不赦魏文明

率病篤然後立太子尋而踐阼有赦故革之

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

好呼

到翻惡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

烏路翻

赦司隸校尉上黨李熹

熹許記翻又讀曰熹

劾故立進令劉友

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

戶劾

槩翻又戶得翻陔柯開翻占之瞻翻

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

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

貳其過皆勿有所問熹亢志在公當官而行

熹與喜同又音熹亢

與抗同口浪翻

可謂邦之司直矣

詩鄭國風羔裘之辭

光武有云貴戚且

斂手以避二鮑

事見四十二年卷

其申敕羣僚各慎所司

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

數所角翻

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憺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憺所言爲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爲非則憺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帝以李憺爲太子太傅徵犍爲李密爲太子洗馬

犍居言翻

洗馬自漢以來有之晉職官志太子洗馬職爲謁者秘書掌圖書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洗漢書作先如淳曰先前驅也國語越王  
句踐親爲夫差先馬先一作洗音悉薦翻密以祖母老

固辭許之

密所以辭者以旁無兼侍  
祖母與孫相依爲命故也

密與人交每公議

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

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吳大赦以右丞相萬彥鎮

巴丘 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

晉太康地記曰昭明宮  
方五百丈吳歷曰昭明

宮在太初  
宮之東

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

土山樓觀窮極伎巧

觀古玩翻  
伎渠綺翻

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

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

華戶化翻覈戶  
革翻上時掌翻

漢文之

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爲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

其上

事見十四卷  
漢文帝六年

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欲

與國家爲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

禮子  
翻

比於賈誼之世孰爲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

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

自洛進師而造江濱自蜀  
下兵而臨荆楚皆東向也

又交

趾淪沒嶺表動搖

事見上卷魏元  
帝咸熙元年

胷背有嫌首尾多難

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

虞之變

難乃旦翻舍讀  
日捨卒讀曰猝

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

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爲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

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

婦人爲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

逐俗

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隨俗好而事奢侈也復扶又翻

內無甌石之儲

應劭曰齊人名

小甕曰甌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甌音都濫翻

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

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

吳主皆不聽

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

雖音

九月

甲申詔增吏俸

俸扶用翻

以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

尉荀顗爲司徒

顗魚  
豈翻

禁星氣識緯之學

星爲星者氣  
望氣者東漢

以來有識  
緯之學

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

帝神於明陵

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皓  
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曰明陵

中使相

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

覡刑狄  
翻被皮

義翻

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

建業城  
東門也

既入廟比七日

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

比毗寐翻倡  
音昌樂音洛

是歲遣鮮卑

拓跋沙漠汗歸其國

沙漠汗人質見七十七卷  
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

四年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

充等所刊修  
就漢律九章

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  
爲令施行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上時掌翻帝

親自臨講使尚書郎裴楷執讀

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

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今從刑法志

楷秀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

侍中

盧珽

珽它鼎翻

中書侍郎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

楚抄

交翻勝寫也

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

傳林戀翻

又詔河南尹杜預

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

泥乃計翻

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

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

方術也言爲官之方術也

魏氏考課即

京房之遺意

劉劭考課法其畧見七十  
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

其文可謂至密

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

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

易以豉翻  
下難易

夫

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

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

達官顯官也居一官之  
長其事得專達於上

歲

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

載子玄  
翻年也

主者摠集株案其

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

六優謂六載俱優  
六劣謂六載俱劣

優多劣

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

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

量音良殺所戒翻

不足曲以法

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

監古銜翻監司御史司隸及諸州刺史也彈唐于翻劾也抨也

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

爲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丁

亥帝耕籍田於洛水之北戊子大赦二月吳主以

左御史大夫丁固爲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爲司空

吳錄

曰孟仁本名宗避皓字易焉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

制一遵古禮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門無雜

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

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正始所謂能言

者何平叔數人也魏轉而爲晉何益於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考於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

已亥葬文

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

葬日虞遇柔日再虞而三虞用剛日三虞必反

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肉歸于土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故三祭以安之詔曰受

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

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



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達喪猶通喪也

羣臣請不已乃許

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秋七月衆

星西流如雨而隕 已卯帝謁崇陽陵 九月青徐兗

豫四州大水

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兗州統陳

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豫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譙魯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

居少陽其色青爲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兗端也信也又云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

也 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平諸葛誕苞

代鎮淮南至是凡十一年

淮北監軍王琛惡之

監古銜翻惡烏路翻

密表苞與

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

羊祜深爲帝言苞必不然

爲于偽翻

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

料賊執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

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

無苞免官年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杜延業晉春秋置在此今從之苞傳又云救琅邪王伋自下邳會壽春按

武紀伋明年二月乃鎮下邳恐傳誤蕭方等梁元帝子也

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

之

帥讀曰率

苞辟河內孫鑠爲掾

掾俞綰翻

鑠先與汝陰王駿善

駿時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

無與於禍

與讀曰預

鑠既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

待罪

壽春都亭也

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

第 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或寇

襄陽

夏戶雅翻或於六翻曰晉帝紀作郁今從吳志

考異

詔義陽王望統中軍

步騎二萬屯龍陂

龍陂即摩陂更名見七十卷魏明帝青龍元年

爲二方聲

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吳交州刺

史劉俊大都督修則

姓譜玄冥之佐有修氏漢有屯騎校尉修炳

將軍顧容

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真皆

附於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于古城

古城蓋合浦郡

古城也。吳古迥翻。又古惠翻。

大破吳兵，殺劉俊，修則餘兵散還合浦。

稷表吳爲鬱林太守，元爲九真太守。十一月，吳丁奉

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

靚疾正翻。芍音鵲。

安東將軍汝陰王駿

拒却之。以義陽王望爲大司馬，荀顗爲太尉。

顗魚豈翻。

石

苞爲司徒。

五年春正月，吳主立子瑾爲皇太子。二月，分雍涼梁

州置秦州。

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闕也。統京

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當寒涼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燉煌酒泉西海。

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彊梁也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

郡等以胡烈爲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

先悉薦  
翻降戶

江翻  
下同

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爲患以

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鎮撫之

此河西  
鮮卑也

青徐兗三州

大水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

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

事鎮臨菑鎮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鎮

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

者欲去皆聽之

降戶江翻

減戍邏之卒

邏郎佐翻

以墾田八百餘

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被皮義翻

鈴閣之下侍衛不

過十數人

鈴下卒及閣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爲名閣下威儀掌出入贊導

及納謂受事

濟陰太守巴西文立

濟子禮翻守式又翻

上言故蜀之

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

量音良

以慰巴蜀之

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

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遭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年

立舉卻詵時猶爲濟陰太守於今未爲庶子也若諸葛京署吏不因立表則京先已署吏立不當更云宜量才

敘用也

已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

死義

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

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

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

傅彤死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傅僉死與諸

葛瞻同年

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僉息著募沒

入奚官

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沒入者屬焉魏以來鄴都又有奚官督

宜免爲庶人帝以文立爲散騎常侍漢故尚書掾爲

程瓊雅有德業

掾居言翻

與立深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

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

言其

意望不求聞達於當時也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

矣

文立字廣休論語曰君子不黨

此吾所以善夫人也秋九月有星

孛于紫宮

字蒲內翻

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封皇子

景度爲城陽王

初汝南何定嘗爲吳大帝給使及吳

主即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爲樓下都尉

典知酤糴事遂專爲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

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

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



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

發表疏皆指事不飾

皆指實事不爲文飾也

及疾病吳主遣中書

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

熙小吏建起浦里塘亦不可聽

吳主休之時嚴密嘗建此議熙蓋祖其說

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

連敕角翻又勅畧翻

薛瑩滕修及族弟喜

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

留神思

思相吏翻

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邵齊之

孫

賀齊爲吳主權將

瑩綜之子玄沛人修南陽人也凱尋卒吳

主素銜其切直

有所恨怒蓄而不發者爲銜

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

竟徙凱家於建安

吳主遣監軍虞汜

汜音祀

威南將軍

薛珣

珣况羽翽

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勗督

軍徐存從建安海道

從荊州道踰嶺而入交廣也從建安海道汎海而南也沈約曰建安

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虛其地後立爲治縣屬會稽郡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宋白曰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侯官之地立建安縣即以年號爲名皆會於合浦以擊交趾十二月有司奏東宮

施敬二傳其儀不同

晉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時

未置詹事官事大小皆由二傳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

言臣不臣乎

臣不臣蓋有司所奏之言

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

水經渦水首受河南陽武縣蕩蕩渠東南至下邳淮

陵縣入淮謂之渦口渦音戈

考異曰吳志丁奉傳建衡元年攻晉殺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渦口疑是

一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

吳萬彘自巴丘還建業

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鎮軍大將軍陸抗都督

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

水經注樂鄉城在南平郡

之孱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鄉者春秋郡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

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約曰疑是吳立水經注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即西陵也樂鄉城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東樂鄉城北江中有砂磧對岬踏淺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抗以

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并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

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

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

吳主不納

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將即亮翻

初何定

嘗爲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

誅勗及徐存并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

犬

上時掌翻

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紺直錢一萬

紺私列以翻係也

捕兔供厨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爲忠勤賜爵列

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

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於萬斛堆

樹機能祖

壽蘭之在孕也其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秃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也萬斛堆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界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

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爲

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

死

丐居太翻貸其死命也

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

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

樂陵縣漢

屬平原郡後分屬樂陵國

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

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

縣請曰懸

宜并

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

尉以贖論

時預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

既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

卒子  
恤翻

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

丁未以汝陰王

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鎮關中

冬

十一月立皇子東爲汝南王

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爲

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

秀吳主權弟匡之孫從才用翻

惡烏  
路翻

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

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票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會稽公

厚其封賞以攜吳人  
票匹妙翻會工外翻

是歲吳大赦

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

南匈奴

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并州諸郡魏但分其衆爲五部耳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時左部所統可  
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  
部可三千餘落居滿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  
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  
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  
初漢高帝以女妻單于故自謂漢氏外孫冒姓劉氏

七年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豫州刺史石



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

下同爲詐義得爾乎

爾猶言如此也

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

用

復扶又翻

吳人刁玄詐增讖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

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

姓譜刁姓齊大夫豎刁之後子按豎刁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

有刁間江表傳曰玄使蜀得司馬徽論運命歷數事因詐增其文以誑吳人見賢通翻

吳主信之

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

華里在建業西

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

千人從牛渚西上

水經注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

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圻即今當塗縣采石

東觀今華覈等固

諫不聽

東觀令典校園書及記述觀古玩翻華戶化翻霞戶華翻

行遇大雪道途陷

壞兵士被甲持仗

被皮義翻

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

若遇敵便當倒戈

紂發兵與周武王會戰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

吳主聞

之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

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三月丙戌鉅鹿元公

裴秀卒

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真太守董元

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

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徑至交趾按元乃九真

太守非交趾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

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稷雖以素代元未至郡而元死也

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

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

續漢

志青山在北地郡參縣界賢

弘軍敗而死

考異曰崔鴻十六

曰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

國春秋禿髮烏孤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秦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牽弘晉帝紀叛虜殺胡烈北地胡殺牽弘皆不言鮮卑蓋言羣虜內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地胡即樹機能也初大司

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

綏邊之材也將爲國恥時弘爲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

命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鎮壽春帝以爲騫與弘不協而毀之于

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  
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  
乃悔之 五月立皇子憲爲城陽王 辛丑義陽成王

望卒 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

事帝之爲太子充頗有力

事見七十七卷  
七十八卷魏紀

故益有寵於

帝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

晉志曰帝以  
儲副體尊命

諸公居二傳職以本位尊  
故或行或領顗魚豢翻

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

安平馮純

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  
平國晉屬博陵郡純都感翻

相爲黨友朝

野惡之

惡鳥路翻

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

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

在朝耳

朝直遙翻

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

其近職

近職謂侍中任音壬

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爲太

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晉志曰侍中任愷帝所親敬使領少傅蓋一時之制也觀此則充欲

以計

會樹機能寇亂秦雍

雍於用翻

帝以爲憂愷曰宜得威

望重臣有智畧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

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

中車騎將軍如故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

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

充患之

吳大都督薛珣

珣

羽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爲吳所

陷虜楊稷毛晃等璜愛晃勇健欲活之晃謀殺璜璜乃

殺之修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

不請

曰晃猶罵曰恨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

允父則爲晃所殺見

上四年考異曰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晃等  
戊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

過百日救兵不至而城沒者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於璜不許而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則云稷等城破被囚稷歐血死炁罵賊死二者相戾不可得合而晉陶璜傳兼載之按孫皓猜暴恐璜不敢以糧資敵今從華陽國志

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

獲之九真日南皆降於吳

降戶江翻

吳大赦以陶璜爲交州

牧璜討降夷獠

獠魯皓翻

州境皆平

八月丙申城陽王憲

卒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

寧州以建寧郡名州統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

郡九月吳司空孟仁卒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宋書五行志有五月庚寅食無十月丁丑食  
晉書紀及天文志有十月丁丑食無五月庚寅食今從

晉書 十一月劉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劉欽擊破之 晉志并州

不以衡水爲號又不以恒爲稱而云并者以其在兩谷  
之間也統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雁門新興按晉志所云  
以周禮并州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也 賈充將之鎮公卿

餞於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爲

宰相乃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  
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  
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



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  
衛瓘女爲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  
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  
賢而多子美而長白

五可種賢一也多子二也美三也  
長四也白五也五不可以類推

說輸芮翻種  
章勇翻下同

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

荀顗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

充復居舊任

爲賈氏亂  
晉張本

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爲

司空袤固辭不受

袤音  
茂

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

樂音  
洛

考異曰晉春秋云禪謚  
惠公今從王隱蜀記

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慎爲

太尉右將軍司馬丁奉卒

據丁奉傳以救壽春之功拜  
左將軍誅孫綝拜大將軍加

左右都護共迎吳主皓還右大司  
馬左軍師當書右大司馬左軍師

吳改明年元曰鳳

皇

以西苑言鳳  
皇集改元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

部帥李恪

左部五部之一  
也帥所類翻

恪殺猛以降

降戶  
江翻

二月辛

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

長知  
兩翻

妬忌

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嬖早義翻  
又博計翻

壬辰安平獻王字

卒年九十三字性忠慎宣帝執政字常自退損後逢廢

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字屬尊亦不敢逼

字於廢立

之際柔而能正事見七十六卷  
正元元年七十七卷景元元年

及帝即位恩禮尤重元

會詔字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

阼階東階主階也  
上時掌翻下同

既

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字跪而止之字雖見

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

司馬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

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

衣於既翻  
斂力瞻翻

詔賜東園溫明秘

器

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上大斂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

屬

少府其署主作此器秘

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

器

梓棺以凶器故秘之

故事

見四十八卷漢章帝建初八年

其家遵孝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

用

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

泰始五年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姓譖左

傳宋有皇父充石公族也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爲甫

陶與帝爭言散騎常

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

讜多稟翻善言也

唯患不聞

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夏汶山白馬胡侵

掠諸種

漢武帝誅冉駹開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劉氏又立汶山郡白馬胡即白馬夷

也汶讀與岨同種章勇翻

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

益州統蜀捷爲汶山漢嘉江陽

朱提越嶲犛柯晉志曰益之爲言阨言所

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

典學從事蜀

郡何旅等

典學從事典學校及部諸郡文學掾漢諸州刺史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

祀魏晉合其職爲典學從事

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爲大患今

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

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

康木子燒香胡人之名

晏以爲沮衆

斬之軍至觀阪

水經注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立宋

白曰永康軍導江縣蜀都安縣地沮在呂翻

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

胡衆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爲楊倉勒

兵力戰而死

自漢以來諸州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犍居言翻

弘遂誣晏云率

已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

州主簿錄問下事省

文書郡主簿所職略同

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

抄掠

抄楚交翻

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

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

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

漢廣漢郡治雒陽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

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衣系領衣要襜著項領處也

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

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即時赴

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

上時掌翻下先上同

毅曰殺主之賊爲

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

爲益州刺史濬擊弘斬之夷三族

考異曰華陽國志弘殺晏在十年五月

武帝紀在今年六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濬再爲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咸寧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爲益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前矣今從晉紀爲定封濬關內侯

初濬爲羊祜參軍

晉制諸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參軍六人

祜深知之祜兄

子暨白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

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爲車騎從事

中郎

祐爲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郎秩比千石

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

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

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

軍

治直之翻

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

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

監工銜翻晉制方面之仕資重者爲都督諸軍事資望輕者爲監軍事 考異曰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

軍事加龍驤將軍按濬傳祐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刺史又曰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然則作刺史與監軍自是二事也華陽國志又云咸寧四年濬遷大司農五年拜龍驤監益梁二州按是時羊祜已卒尤



不可  
據 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無戶別駕何攀以爲屯

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

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

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

設當見却功夫已成執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

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直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

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

云咸寧二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時作船木梯蔽江

而下

梯芳廢翻說文曰削木札  
樸也字本作梯詳見辨誤

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

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永  
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  
杜佑曰建平今巴東郡吳置建平郡於  
秭歸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

取流梯以白吳

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

塞悉則翻

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

斷丁管翻爲後王  
潘燒斷鐵鎖張本

王

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敷收濬

從事列上

敦徒門翻敷胡  
敷翻上時掌翻

帝召敷還責曰何不密啓而

便收從事敷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

爲輕帝善之 壬辰大赦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

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充自文帝時  
統城外諸軍

充與侍中任愷皆爲

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執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

直朝

逢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之曰朝

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既而充愷以帝已知

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

部尚書愷侍覲轉希

既不爲侍中  
則侍覲希矣

充因與荀勗馮統承

間共譖之

間古  
覓翻

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八月吳主徵昭

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

自吳主權用步騭督西陵騭卒子協繼之

闡協弟也

粹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

子璣璿詣洛陽爲任

璣璿皆協子降戶江翻璿如緣翻

詔以闡爲都督

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

宜都公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敦煌太守尹璩

卒

敦徒門翻璩求於翻

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

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郎令狐豐爲太守

考異曰晉春秋璩作據今從

武紀武紀云今狐豐廢澄自領郡事今從晉春秋

楊欣遣兵擊之爲質所敗

補敗

邁翻

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

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

出江陵巴東監軍徐允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

帥讀曰率

陸

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

水經注江水出西陵峽東

南流逕故城洲洲北附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闡父騭所築也又東逕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丹山時有赤氣意赤溪當出於丹山故市即步騭故城所居

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

晝夜催切

切迫也

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

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

比必寐翻

何事於圍

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既固

處昌呂翻

糧穀又足且

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

抗先嘗督西陵

今反攻之不可猝拔

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

難乃旦翻

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

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

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

自樂鄉而西赴西陵爲上上時掌翻

抗

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

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

南山謂江南諸山羣夷所依阻量音良帥讀曰率

初

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

易以政翻

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

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

堰於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堰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

滿漫數百里即作堰之故智也漸將廉翻

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

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

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

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

防托南岍使祜軍不得渡而已

水軍督留慮拒徐脩

恐脩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

自將大軍憑圍對肇

憑長圍以對之則  
彼爲客我爲主

將軍朱喬營都

督俞贊亡詣肇

姓諸俞古善  
醫俞跗之後

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

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

先悉  
薦翻

即

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

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

屬之  
欲翻

十二月肇計屈夜

遁抗欲追之而慮步聞畜力伺間

間古  
覓翻

兵不足分于是

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

兇許拱  
翻恐懼

聲挺待鼎翻挺也  
挺走拔身而走也

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

躡  
翻

祐等



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

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

元非同謀而脅從者請而赦之

東還樂鄉

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

吳官有左右都護今加都護盡護諸

將羊祜坐貶平南將軍

征鎮安平四平最下車騎位次也驃騎自此而下六等至四征祜

自車騎貶平南凡降十四號

楊肇免爲庶人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

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

姓譜尚姓師尚父之後後漢有

高士尚子平

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

其後吳亡皓入洛歲在庚子

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并之計

賈充與朝士宴飲

朝直遙翻 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十一月  
晉春秋在十月己巳恐皆非實故附于冬末 河南尹庾

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養

供居用翻 養羊尚翻

卿爲無

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斥其弑君也

充慙怒上表解職純

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

當時除賈充之外居

公位者有五故下五府下遐據翻否音鄙

石苞以爲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

王攸等以爲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爲國

子祭酒

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吳主之游

華里也

事見上七年

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

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

主頗聞之以或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

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

飲於鵝翻

平覺之服它藥

以解得不死或自殺

考異曰吳志孫皓傳云或被譏憂死今從江表傳

平憂慙

月餘亦死

慙音悶又音滿

徙或子弟於廬陵初或請選忠清之

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爲宮下鎮主殿中事

吳舊事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皓以或言用玄主殿中事

玄正身帥衆

帥讀曰率

奉法而

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邵上

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

朝直達翻

真爲相賀

賀音茂

忠

良排隆信臣被害

被皮義翻

是以正士推方

推方言利稜角而爲圓也

而

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

先悉薦翻

人執反理之評士

吐詭道之論

詭違也異也

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

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處昌呂翻

言出風靡令

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

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

聞其譽

樂音洛譽音余或音如字

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

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

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

造七到翻

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

出爲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

小人身無行能

行下五翻

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

人求入必進奸利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

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

其亡也以民爲草芥

左傳曰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爲土芥

今

法禁轉苛賦調益繁

調徒鈞翻

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

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

傷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

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何相更翻長江之

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氏

曰杭渡也鄭玄曰言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

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治直吏翻聖祖謂孫權吳主深恨之

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駐駐車也謗

訛政事俱被詰責訛山諫翻詰去吉翻送玄付廣州邵原復職既

而復徙玄於交趾竟殺之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

問 聞音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

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謫計者輒飲以醇

酒使不得言

謫古穴翻  
飲於煖翻

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

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

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于是吳邊人

皆悅服

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爲皆慕吳也正以  
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爲是耳若曰務修德信

則吾不知也

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

疑

使疏吏翻  
遺于李翻

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

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

羊祜字叔子

抗告其邊

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

而已

分扶  
問翻

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

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

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

數所  
角翻陸

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

授鉞

湯數夏之罪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數紂之  
罪曰淫酗肆虐穢德彰聞戎商必克上時掌翻



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

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賞訓諸司以德

諸司

謂百執事之人有司存者

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

費萬計士卒彫瘁

瘁秦醉翻

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

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

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

執異也

祖張儀說齊湣王之言而畧變其文

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

吳主不從

喪息浪翻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

朝直遙翻

荀勗馮統

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

統都感翻惡烏路翻從才用翻下同

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

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史言羊祜知人之鑒

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夷衍字也敗補邁翻處昌呂翻

及攻江陵祜以軍法

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資治通鑑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潘承煒